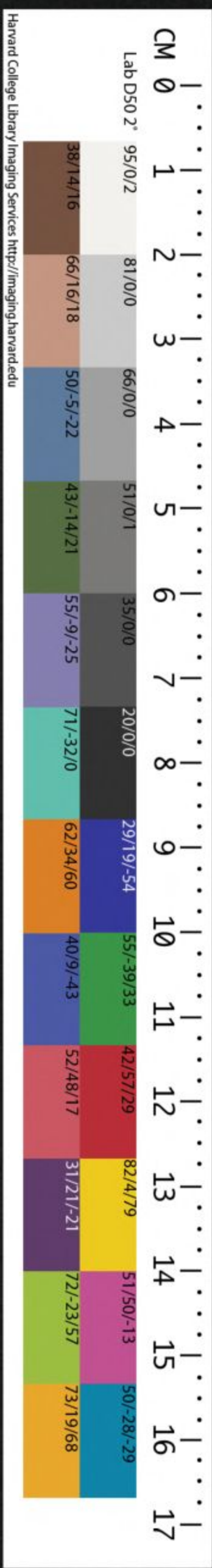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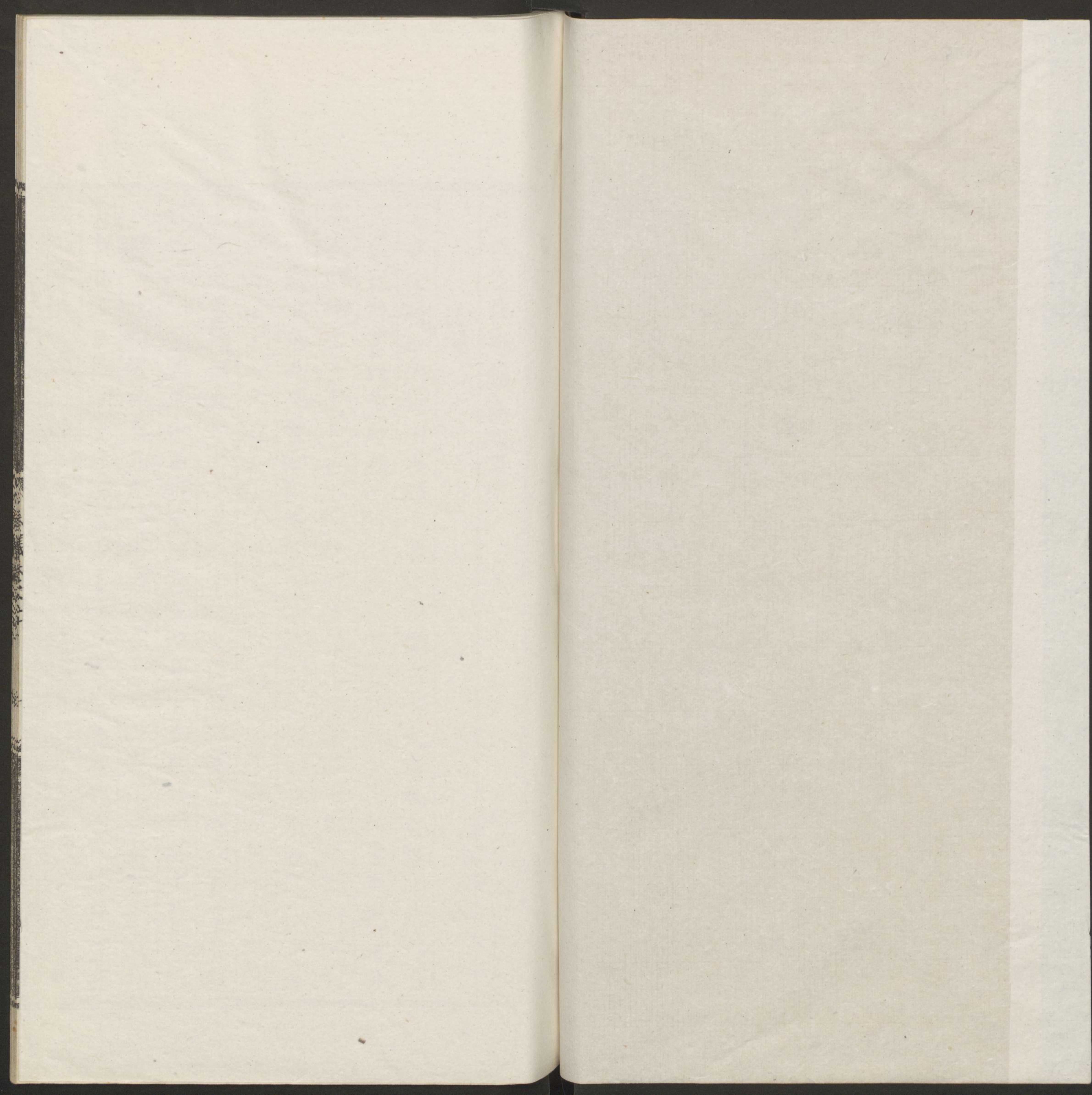

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JAN 20 1940

49

T 4664 / 4244A

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

治道

宋孝宗時知南劍州羅願上奏曰臣聞自昔大有為之君必先務富
其民民有蓄積是乃國之所以為安富尊強也陛下仁聖天縱憂勞
萬民臨御之文未嘗一日不博謀群臣講求治道監司郡守除拜必引
見以觀其能兩賜豐款動則宸慮形於詔旨視四方有賦役徭重者
民所疾苦不以久近必下不世之詔此誠天地父母之用心也然遠
方之民蓄積猶未實者意者吏不稱也臣請略陳民所以貧富者數
端惟陛下敬其愚以自聽覽臣竊見比年官兵既死而歸正養老之
人發下刑郡者又莫州郡休有錢太奉不足以自供上司每創有行
下事毋不言於何而責滿有中書樞只言於休者然內而獻言者
又不原惟州郡之難奉出所見務以稱明時立或之責遂如增增其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

治道

宋孝宗時。知南劍州羅願上奏曰。臣聞自昔大有為之君。必先務富其民。民有蓄積。是乃國之所以為安富尊強也。陛下仁聖天縱。憂勞萬民。臨御之久。未嘗一日不博謀群臣。講求治道。監司郡守。除拜必引見。以觀其能。兩賜豐歎。動關宸慮。形於詔旨。視四方有賦役偏重。若民所疾苦。不以久近。必下不世之詔。此誠天地父母之用心也。然遠方之民。蓄積猶未實者。意者吏不稱也。臣請略陳民所以貧富者數端。惟陛下赦其愚。少留聽覽。臣竊見比年官兵既冗。而歸正養老之人。發下州郡者又多。州郡係省錢大率不足以自供。上司每創有行下事件。不言於何取費。間有申審。猶只言於係省錢內支。而獻言者又不深惟州郡之缺。各出所見。務以稱明時立武之意。添招增繕。其

說不一。亦有初不詳審。旋知無益。而公私勞費已廣。臣願省部監司與州郡為一體。通其有無。愛惜民力。凡獻言欲於一路一州有所興造者。下有司斟量緩急。不輕舉事。此富民之一端也。今之為吏者。相勉以辦財賦。謂民事為不甚急。民知吏之厭事。則武斷者得以并兼於下。其外方縣道去朝廷遠處。遇有民訟。又往往因而科罰。如爭田則以沃瘠認錢。爭婚則以妍醜定價。甚者得理之人亦使納錢而去。號為賀喜錢。如此遠民安得有餘。臣願戒部使者長吏加意民訟。而嚴戢科罰。此亦富民之一端也。今大郡迎一帥守。飾官舍。戒舟乘。序器用。及吏卒借請費。或萬緡。送還亦如之。卒有遷改。又當別行營辦。以一郡而失萬緡。幾如是財不困。至於嗜進之吏。耗公帑以事交結。又不在數中。臣願精選其人。使得滿任而無難易。此亦富民之一端也。籍沒之法。古用以懲大姦慝。後世蓋輕用之。吏或專仰此為術。日

夜察民有財產者。傳致以罪而沒入之。以供無藝之費。世亦因指以為能吏。一夫陷罪。盡室流散。甚不稱天子惠庶民之意。臣願且懲其尤者。強盜窩藏及受財故出入死罪之吏。與盜官物罪至死者。實為巨蠹。自餘可且計贓責償。毋一槩籍沒。此亦富民之一端也。田畝所輸。歲有定數。則民易知。今外郡或將布帛丈尺。綿麥多寡。使吏胥得逐歲改更。號為科撥。大率歲有增而無損。至於受納米斛。或選任峻刻之吏。又以薦贖及錢物誘其多取。皆不應法。臣願察州郡有將稅數逐歲改更者。酌數歲之中立為定數。務要便民。益申嚴加耗之禁。此亦富民之一端也。臣愚不習為吏。惟陛下洞見民隱。益選愛國恤民不欺之吏。使以類求之。務廣上恩。陛下方將襲堯舜之隆名。享天人之祐助。亦何為而不成。何欲而不得哉。

願又上奏曰。臣伏覩近降指揮。申嚴舊制。守臣到任半年以上。具民

間利病五件聞奏。臣一介庸陋蒙恩易守。謹條具五事如後。

一。臣所領鄂州。地勢要重。實荆襄之肘腋。吳楚之腰膂。淮南江西為其腹背。四通五達。古來用武之地。而本州城僻。因循未立。職在守土。深以為憂。夫鄂州比之沿邊州軍。雖稍近裏。有大江之蔽。然自州向東數十里。江之下流。有地名陽羅汛者。去光州纔三百九十里。皆平坦之地。輕騎可一二日而至。臣以為此非內郡也。而舊城徒有堆阜。蹊隧交於其上。說者但見禁旅所屯。便謂直當以兵為險。不知禁旅之屯。不專為此。昨來邊境有事。鄂州御前諸軍例皆起發。唯留水軍數千人。其後復抽差以往。當此之時。但使湖南江西或有逋寇。可為寒心。臣聞古之守禦者。不問內外。惟其戶口兵財所在。乃當保聚。若有城而無民。有民而無財。有財而無兵。徒捐切費。何補於事。今鄂州在城內外。生齒繁盛。六道財計之所總。七萃營屯之所聚。誠得而城之。不唯保此戶口兵財。四面亦可恃以為固。然勞人費財。論事者之所憚。臣之愚以為向來每難於興役者。緣多先為期限。興功倉卒。官吏進則希賞。退則懼罪。故功不堅緻。虛費民力。若稍賜其費。歲築若干。要以數年可以集事。異時禁旅或有進發。前有專意之功。退無反顧之慮。人心齊。功力自倍。臣聞諸侯設險以蕃王室。魯憂旱備。先在修城。臣非好勞而惡逸。願親見利害。非他郡比。受恩深厚。冒而言之。惟明主裁擇。

一。臣聞導民之務。莫如重穀。在朝廷表而出之。則人情益勸。竊見民間昨因缺食。以田產役人質易。頗得穀米以濟饑歎。後來歲事既復。多訴稱元典賣非見錢。有司拘文。往往便用准折之律。奪田還之。臣以為在法有利。債負准折價錢者。謂累積虛利折

彼良田。故為立禁。若有實錢相貼。猶應准數還之。其穀米雖非見錢。然當歲之艱。或持錢不得穀。錢穀相權。未知孰重。稍值豐歲。一槩奪還。臣恐從今以往。魯不復贖人矣。願下有司酌立中制。其因歉歲以產業貨易口食者。得比見錢書其直于契約。而有司察其估之過甚者。雖非經常之制。庶幾緩急有無相通。濟人窘闕。

一。臣竊惟鄂州當走集之地。兵民錯居。商旅輻湊。以臣愚見。惟在鎮撫安靖。而時發擿其尤無良者。天威所臨。境內安帖。惟是諸州配隸強盜兇惡貸命之人來者猥多。所宜留意契勘。本州牢城指揮。舊以四百人為額。臣到官之初。已有六百餘人。見今諸州配來源源不已。又舊來遇有逃死。上下相蒙。更不開落。四方逋逃。隨頂名字。以此致得其來。滋長姦偽。臣今逐時開落。少損

外來頂名之弊。惟是井邑浩穰。既多有歸正。又時發下過淮盜馬之人。前來拘管。皆州郡所宜幾察。臣欲乞下有司令且戒敕諸郡住配前來。俟將來開落及元額四百人之數。從本州申明。漸次配隸前來。此亦稍省姦宄綏靜邊鄙之一端也。

一。臣竊以重湖之外。舊多曠土。非謂來者不願開耕。只緣舊請佃人包呂過多。既不能徧耕。遇有剗請。輒稱已耕熟田。不容請佃。檢視定奪。紛然不已。又當官者各據所見。或欲招徠新民。或欲存恤舊戶。自非稍見地段。難得整齊。臣欲令民間因時之際。各於自己田土。標立界至。歲晚遣官檢視。連歲不耕。即許剗請。又所納官物。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。係納所佃某處稅物。以相幾檢。又在法有酬價交佃之文。其或因事到官者。有司覺所占猥多。斟量價數。減與來者。磨以歲月。不擾而定。庶使斯民。共盡地

利。

一。臣竊以古稱良賤。灼然不同。良者即是良民。賤者率皆罪隸。今世所云奴婢。一槩本出良家。或迫飢寒。或遭誘略。因此終身為賤。誠可矜憐。臣昨走被旨權贛州日。捕治土人往廣南盜牛者。其間往往併掠其小兒。以來。臣今假守鄂州。又見民間所須僮奴。多藉江西販到。其小者或纔十歲。左右既離地頭。無復幾察。官吏不肖。或乃計口收其稅錢。歲時竊來。疊疊不已。臣嘗窮正其罪。選謹信人。給與路費。牒元來州縣送還其家。竊慮諸處似此者多。謂宜使民間有遭誘略者。皆因都保自言於官。官為籍記。立賞追捕。可使還齒平民。復見父母。在法雇人為婢。限止十年。其限內轉雇者。年限價錢。各應通計。目今遞相循習。皆隱落元雇之由。徑作牙家自賣。別起年限。多取價錢。曠閑年深。豈無

愁歎。謂宜自今轉雇者。皆明書來歷于約。庶年限價錢可以通計。有不如令。牙人及買主坐之。價錢沒官。受雇者逐便。庶使脫賤還良。稍有期日。及時婚嫁。不失人道。於以廣上恩。致和氣。亦聖世所不宜忽也。

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史浩上奏曰。臣恭惟皇帝陛下。仁義之治。幾於二帝。孝儉之德。冠於百王。而臨蒞天下。垂二十載。恢復之圖。尚未如欲。臣身為老臣。豈不同此一念。竊伏思之。周宣中興復古之詩。謂內修政事。外攘夷狄。說者分為二事。臣獨謂修政事。所以攘夷狄。使吾政事修明。夷狄望風知畏。六月之師。所以能成功也。此意漢宣帝得之。果見單于慕義。稽首稱藩。臣願陛下精思熟慮。於政事益加修焉。則夷狄懷德畏威。罔不率俾。周宣之克復境土。漢宣之功光祖宗。不難至矣。臣今去國歸田。追念輔佐之日淺。政事中有欲為未盡八

事敢為陛下言之。伏望聖慈。察臣愛君之心。特賜采擇而力行之。臣苟未先朝露。尚得見陛下光明烜赫。以成恢復之功。高壓周漢二君矣。不勝天下幸甚。

陸九淵上奏曰。臣讀典謨大訓。見其君臣之間。都俞吁咈。相與論辯。各極其意。了無忌諱嫌疑。於是知事君之義。當無所不用其情。唐太宗即位之初。魏徵為尚書右丞。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。太宗使溫彥博按訊。非是。彥博言徵為人。臣不能著形迹。遠嫌疑。心雖無私。亦有可責。太宗使溫彥博責徵。且曰。自今宜存形迹。徵入見曰。臣聞君臣同德。是謂一體。宜相與盡誠。若上下但存形迹。則邦之興衰。未可知也。太宗瞿然曰。吾已悔之。數年之後。蠻夷君長。帶刀宿衛。外戶不閉。商旅野宿。非偶然也。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。然其君臣之間。一能如此。即著成效。陛下天錫智勇。隆寬盡下。遠追堯舜。誠不為難。而臨

御二十餘年。未有太宗數年之效。版圖未歸。讎耻未復。生聚教訓之實。可為寒心。執事者方雍雍于于。以文書期會之隙。與造請乞憐之人。俯仰醜酢而不倦。道兩暘時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。臣竊惑之。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。薰蒸浸漬之深。雖陛下之剛健。亦不能不消蝕也。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。在六翮。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。而博求天下之俊傑。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。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。而唐之太宗。誠不足為陛下道矣。

九淵又上奏曰。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。至所謂任大而守重。嘗竊歎曰。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。自秦而降。言治者稱漢唐。漢唐之治。雖其賢君。亦不過因陋就簡。無卓然志於道者。因陋就簡。何大何重之有。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。真所謂任大而守重。道在天。下固不可磨滅。然人能弘道。非道弘人。今陛下羽翼未成。則臣恐陛

下此志亦不能以自遂。陛下此志不遂，則宜其治功之不立。日月逾邁而駸駸然，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。神龍棄滄海，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於尺澤，理必不如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，以遂初志，則豈惟今天下之幸，千古有光矣。

九淵又上奏曰：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，有當馴致者。旨趣之差，議論之失，是惟不悟。悟則可以立改，故定趨向，立規模，不待悠久。此則所謂可立至者。至如救宿弊之風俗，正久隳之法度，雖大舜周公復生，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。惟其趨嚮既定，規模既立，徐圖漸治，磨以歲月，乃可望其丕變。此則所謂當馴致者。日至之時，日氣即應。此立至之驗也。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，此馴致之驗也。凡事不合天理，不當人心者，必害天下。效見之著，無愚知皆知其非。然或者明不燭理，量不容物，一旦不勝其忿，驟為變更，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。

後人懲之，乃謂無可變更之理。真所謂懲羹吹虀，因噎廢食者也。自秦漢以來，治道虎雜，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，病正坐此。歲在壬辰，臣省試對策首篇，大抵言古事是非，初不難論，但論於今日，多類空言。事體遠絕，形勢隔塞，無可施行。末章有云：然則三代之政，其終不復矣乎。合抱之木，萌蘖之生長也。大夏之暑，大冬之推移也。三代之政，豈終不可復哉。願當為之以漸，而不可驟耳。有包荒之量，有馮河之勇，有不遐遺之明，有朋亡之公。於復三代乎何有。臣乃今日請復為陛下誦之。

九淵又上奏曰：臣聞人主不親細事，故臯陶賡歌，致叢脞之戒。周公作立政，稱文王罔攸蕪于庶言，庶獄庶事。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，柳渾曰：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。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。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。代尹擇令，非陛下所宜。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。今天

下未鹽靡密之務。往往皆上累宸聽。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。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。荀卿子曰。主好要。則百事詳。主好詳。則百事荒。臣觀今日之事。有宜責之令者。令則曰。我不得自行其事。有宜責之守者。守亦曰。我不得自行其事。推而上之。莫不皆然。文移回復。互相牽制。其說曰。所以防私。而行私者方藉。是以藏姦伏慝。使人不可致詰。惟盡忠竭力之人。欲舉其職。則若於隔絕。而不得以遂志。以陛下之英明。焦勞於上。而事實之在天下者。皆不能如陛下之志。則豈非好詳之過耶。此臣所謂旨趣之差。議論之失。而可以立變者也。臣謂必深懲此失。然後能遂求道之志。我知人之明。陛下雖垂拱無為。而百事詳矣。臣不勝拳拳。

衛涇對策曰。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。並隆五三。不自神聖。謙冲退託。親屈帝尊。廷策多士。訪以古今之治道。當世之急務。陛下豈以草茅之言為可用歟。然自陛下即位以來。六策多士。所以與之講論治道。亦不一矣。亦嘗採其所言見之施行。而有補於治者乎。抑草茅之士。華文少寔。不當於理。而不足以措之事業乎。抑亦臨軒賜問。姑循祖宗之故寔。而不要之於用也。夫科目之興。始自西漢。而賢良之策。亦有時而措之用者。載諸史冊。爛然可觀。况陛下捨已從人。如大舜。不矜不伐。如大禹。廣覽無聽。以極羣下之幽隱。開心見誠。以來天下之謹言。好與海內共臻至治。夫豈崇尚虛文。不究寔用。徒應故事而已哉。雖然。君聽存乎廣大。臣言貴於切近。以陛下好問之勤。願治之切。而徒泛為之辭。以娛觀聽。非臣之所學也。臣聞成天下之治者。固憚於改作。革極弊之政者。尤患於因循。改作之患。至於擾擾作事。而因循之弊。將有委靡不振之憂。二者皆非所以為治。而因時制宜。則治道之所不廢也。昔漢武帝以雄材大略之資。即位之初。侈然不滿漢

家之意。嘉唐虞樂商周之言。屢形詔策。董仲舒待問廣廷。廼勸帝以
更化善治。卒之武帝紛更制度。日不暇給。而一時之治。駸駸愈不如
古。豈仲舒之言有以誤之耶。終日變易法令。而不出於簿書期會之
間。正非仲舒所以拳拳於帝之意也。知仲舒之更化不在簿書期會
之末。則知仲舒有救弊之名。無變道之實。誠古今不易之常理。從是
而加之意焉。則以之振起治功。掃除積弊。躋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。
如聖策之所問。誠無難者。又豈在於變法易令。而以多事自累哉。詩
曰。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。陛下亦悟於斯而已矣。謹昧死上對。臣伏讀
聖策曰。蓋聞道者。適治之路。傳萬世而無弊者也。仁義禮樂。皆其具
也。紀綱法度。所以維持治具者也。堯舜之所以帝。禹湯文武之所以王。者
用此道也。臣有以見陛下探治道之本原。而知帝王之為同條共貫
也。臣聞道無精粗。治有詳略。本末不可以偏廢。而闔闢變化之用。則

固有所主宰也。是故本原之所自。則不外乎一心之微。而治具之在
天下。亦不可一日廢。此堯舜之所以帝。禹湯文武之所以王。固不外
乎此道者。然精一執中之妙密。相授受於心傳之際。而皇極之編。九
疇之旨。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講切者。豈惟繁文末節之是務。而庶績
之熙。九功之叙。水土之平。禮樂庶事之備。固其形見之末效。而斯道
之本原。固當求之於精微之運。誠不外乎中之一辭而已。不然。堯舜
禹湯文武之君。不能捨仁義禮樂紀綱法度以治天下。而繁文末節
後世固欲持此以治天下。不可勝窮之變。則亦無具甚矣。然則帝王
之治。固不難致。亦惟探其本而不廢其末。舉其全而不溺於偏。求其
所以致治之實用。而不惟繁文末節之是徇。則古今天下也。而豈
有異道哉。臣伏讀聖策曰。朕膺光堯之命。承祖宗之緒。思所以闡文
謨而揚武烈者。二十有三年矣。志勤道遠。治不加進。夙夜祇懼。莫敢

遑寧。故博延豪英，訪以當世之務。子大夫造廷待問，必有蘊而欲陳者。臣有以見陛下念付託之至重，思宵旰之愈勤，疑治道之愈邈，虛已以問承學之臣。將以講明濟時之術也。顧臣微陋，何以塞明詔。臣聞天下非治效不進之可憂，而人情安於苟且因循之可畏。以陛下勤政願治之誠，邁越前古。唐虞三代之治，疑若盥手可致。而二十三年千茲，計筭見效，曾未之聞者，是安可不求其故耶。毋亦願治之心雖切，濟時之術實疎。士大夫安於苟且，以為成習。而天下萬事，有不得其序耶。臣竊觀陛下即位之始，銳於為治，念版圖之未復，憤囚虜之未殄，慨然奮發，將一掃而清之。一旦起故老於廢棄之中，擢得相於儔常之列，畀之大任，責以成功。而徒肆大言，習為誕謾，玩歲愒日，無補事功。比比負責而去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，亦自是少弛矣。故夫前日之治，傷於太急，而今日之治，又失之太緩。惟其責效之速，故誕謾之徒，得以肆其欺罔，竊取陛下爵祿而去。惟其習於縱緩，故庸常瑣瑣之流，得以偷安固位，自為保持之計。上下苟且，莫肯任責。而治效之不進，風俗日以壞，士氣日以弱，民生日以困，刑罰日以峻。徒為九重之隱憂，而不思所以救弊之術者，循是而不之反，則天下之患殆將有出於意慮之外。而何治功之可成。臣願陛下思所以濟治之術，革人情於極弊之餘，正紀綱，明賞罰，毋徒徇於虛名，而必責之實用。則今日苟且之俗，將易而為趨事赴功之臣。則天下之治，有所不為。為無不成。惟陛下所忘耳。臣伏讀聖策曰：且唐虞之盛，固未易議。至若夏之尚忠，商之尚質，周之尚文，皆綿世歷年不能無弊。豈道有升降，政有損益而然歟。抑為治之具有未至歟。臣有以見陛下想唐虞至治之極，攷三代治尚之偏，圖惟厥中，以為救弊之術也。臣聞三代之治，本於一道。道之所在，初無毫釐之差。而救偏補弊，特其濟治

之術也。臣聞三代之治，本於一道。道之所在，初無毫釐之差。而救偏補弊，特其濟治

之術。由於時變之推移。而生於人情不可已者也。唐虞之盛。忠質文之名未立也。而忠質文未始不為用。忠之變而入於質。質之變而入於文。此其世變之使然。有不容禦。則周人之處此。若其極弊不可為之世矣。自常情觀之。必將厭委曲而務闊疎。棄文采而尚朴素。以求還上古之無事也。然周之君。方且務為繁縟之典。凡可以管攝人心而隄防風俗者。纖悉備具。是豈好為多事。而繁文末節如後世之紛紛也哉。彼其損益之相因。無非因人情之所繫。而維持設施之術。固有出於法度紀綱之外。此泰和之效。所以並稱於唐虞。而彌文縟典。皆足以起當世之治。使周之子孫世守而勿變。則千萬世長在可也。而何弊之可言。陛下蓋亦即其所以救弊之術。原其所以為人情之慮者。略其異而反其同。則唐虞三代之治。亦在陛下運用而已矣。奚必拘於形迹之末哉。臣伏讀聖策曰。今朕正心誠意。體道之用。將以

格物。而士風猶未一也。敦本抑末。崇尚禮教。將以範民。而俗化猶未醇也。夫士風之不美。以其無所化也。今陛下以正心誠意之學。將以致格物平天下之效。而士風之未一。得毋以承末流之弊。而源或末之正乎。夫俗化之不善。以其不知教也。今陛下敦本業而抑末作。崇禮教而設防範。而俗化之未醇。得毋以流俗之漸漬者深。而制法之不嚴乎。臣聞古之士也。上下相待以成其美。後之士也。上下相勝以敗其事。夫仁義道德之本。孝悌忠信之實。古人之所以修於鄉黨。處於庠序。以為吾之所當為。初無所覲於上。而官爵祿位之設。車馬衣那之奉。古人所以用於朝廷之上者。亦以為待天下士。而非有德於下。故士知脩於家。以待上之求。上取夫士。以為天下之用。上之所待。其士者愈厚。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致輕。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。固其宜也。後世則不然。上設其爵祿。以待士之求。而士亦苟且

修飾以有所要於上。士懼其無以自達。則巧取貪進。不顧禮義。而上亦懼其進之濫。則多為之防。以繩其來。此後世之通患。而按之今日。則尤甚矣。冒進之習滋。廉耻之道喪。苟僥倖於一得。則抵法禁而不
知畏。天下固未始無卓然特立之士也。而以一青之過。而絕其終身
之善。以一人之失。而疑及天下之士。則亦日流於薄惡而已矣。而何
怪於士風之不美歟。臣故曰。承末流之弊。而源未之正也。臣聞古之
治天下者。將以定民志。後之治天下者。將以便民情。古者上自天子
而達之於民。尊卑貴賤之不相侔。則服食器用之間。截然等級之有
辨。古人非固為是無益之文也。防閑之不至。則情偽之相滋。樂好之
不厭。而弊將有不可勝言深。為之節。嚴為之限。故民志一定。而分守
自明。彼其趨向之一。而風俗之厚。亦其理也。後世則不然。舉聖人所
以檢押人心者。一切惟人情之便。而媮風薄俗。亦復蕩然於法制之

外。富商大賈。得以交通王侯。而鄉曲豪右。無別於貴近。自後世有所
由來。而較之今日。則殆將不止於是者。車服上僭。宮闈家室。略擬都
邑。輦轂之下。四方之所觀瞻。而此風益熾。上下恬然相視。不以為怪。
則亦曰。流於無節而已矣。而何怪於俗化之未醇歟。臣故曰。俗之漸
漬者深。而制度之不嚴也。臣伏讀聖策曰。義不勝利。何以厚民之生。
刑不勝奸。何以防民之偽。夫率民以義。則義之所在。而利固存于其
中。則民心之知禮義。若可以厚其生也。而義或不勝乎利。得毋以義
利之不能兩立。而趨於利。則或違其義乎。夫防民以刑。則刑章之立。
可以不試。而民畏也。而刑或不勝乎奸。得毋以刑所以防民。而求以
勝民。則奸軌益不勝其多乎。臣聞古者先養民。又教民。然後治民。後
世不知養民。不知教民。一於治之而已耳。夫日用飲食之須。冠婚喪
祭之具。聖人初非舉手以予民也。為之立其官師。制其田畝。又教之

以君臣上下之大分。民既知教而民生益厚。故民樂出其力以供上之用。亦不以為勞我而且屬我也。後世教養斯民之事。曾弗之講。民生之用。皆民之所自為。而上之人又從而征歛困苦之。今日之民。其無聊賴甚矣。而何義之能知。山澤之饒。舟車之筭。香鹽茶酒之權。凡桑孔輩所以籠天下之利者。無不悉為常賦。有限復令先期常數。既殫復令別配。凡陸贄所以進諫於唐德宗者。無不盡用。陛下加惠元元。勤恤民隱。形於詔旨。無非以寬民力。厚民生為言。而守令之不奉行。徒亦文具而已。水旱有減放之令。而督促如初。歲久有蠲除之科。而追催猶故。所謂未稼如雲。問之父老。皆有憂色。曰豐年不如凶年。而况水旱相仍。曾無虛歲。上下迫蹙如此。欲民生之厚。其可得耶。臣聞古之制刑也。所以厚民俗。後之制刑者。所以罔民利而已耳。夫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制刑。蓋為夫不孝不交不嫻不睦者是禁。而山澤

之利。無不弛以予民。而或為之限節。蓋亦禁其末作之為害。而非奪民利以自殖也。後世不明聖人制刑之意。而禁網之密。條章之具。無非與民爭利。而茶鹽之商販。酒權之私酷。毫髮之不貸。纖悉之必計。刑禁之既加。而科罰又從而重困之。今日之刑。其寬濫亦甚矣。而奚偽之能防。故刑不足以勝姦。則姦軌之習滋熾。聚於山澤者為盜賊之區。而刑餘之衆。不得與齊民齒者。亦將流而為盜。陛下廣覆宇內。遠近如一。通商販之禁。寬酒權之征。雖見於比年之詔。而有司諉曰。國用之所須。無得以辭其責。故上有仁心。而下不被其澤。有寬恤之美名。而無寬恤之實惠。所謂罔民以為利。誘民以為姦。不反其本。而徒治其末。欲姦軌之消。其可得耶。臣伏讀聖策曰。意者仁義禮樂之用。與夫紀綱法度。所以維持治具者。非耶。何視古之有愧也。誠如陛下所言。則信知後世之治。所以不如古矣。陛下以古問臣。臣不敢徒

以古對。陛下果有意於古也。蓋亦稽唐虞至治之原。參三代救弊之政。一政令之未純乎古。一設施之不合乎古者。振起而更張之。以作天下苟且因循之習。以起天下趨事赴功之心。則以之美士風。善俗化。厚民生。去民偽。亦惟磨以歲月。無不可矣。不然陛下徒有慕古之名。而無師古之實。則今日之策。臣者徒為故事。而臣之所以告陛下者。亦虛文而已。是將奚益。臣伏讀聖策曰。伊欲道與世興。風移俗易。士相與談仁義。蹈名節。而不矜靡曼之虛文。民相與興禮遜。趨本業。而不溺奢侈之末習。八政修而食貨足。七教明而獄訟息。臣愚以為世有先後。道無異同。由本原之所自出。而觀之。越千載猶一日。唐虞三代。即斯道以為治。既有以措天下於無為之盛。况陛下心傳之妙。得於授受之懿。則施之事業。移風易俗。誠無難者。若夫士相與談仁義。蹈名節。而不矜靡曼之虛文。臣以為莫若。有以正人心。民相與敦

本業。興禮遜。而不溺奢侈之末習。臣以為莫若。有以定經制。夫禮義者。人心之所同。惟其利害得失之心。日勝。是以忠純篤實之意。日亡。是固科舉之法。有以壞天下之心術也。今陛下徒曰嚴法禁。謹隄防。足以革士風之習。臣以為無以善人之心。則未見徒法之可以自行也。夫科舉之法。後世既以取之天下之人材。而天下之人材。亦輻輳於科舉之內。既取之於未用之初。蓋亦擇之於既用之後。廣之以教化。本原而示之以趨向之所在。貪濁者黜之。廉介者用之。奔競者抑之。靖退者進之。旌直言以來諫諍。伸士氣以通下情。若是而曰士風之不美。臣未之信也。夫禮制固有一定之經。人惟防範之既虧。故至於蕩然而莫知限節。是故民心之無常。亦上之人無以撻節之過也。今陛下徒曰躬節儉。務朴素。足以先天下之俗。臣以為躬行之難。至而禮制不明。未見徒善之足以有為也。夫經制之不立。古人以為正

風俗之本。則人心之無厭者。苟於目前之便也。今為之定其經制。上而乘輿之服御。固有其度。降而公卿。又降而士庶。冠昏喪祭之節。官室器用之制。嚴為限量。設為科條。踰者有禁。斷於必行。貪溺者無所歆艷。而豪石無并。粟腐貫朽。無所用之。則民志定而爭端息。無甚富之民。則亦無甚貧之民。無甚侈之家。則亦無甚弊之家。人心有常。風俗歸厚。若是而曰俗之未醇。臣未之信也。厚民之生。則莫若講節用之策。省民之刑。則莫若謹按察之使。今日之利源竭矣。不可復興矣。無已。則有節用之說乎。節用。固多術也。曩者固嘗限宮觀之真。而宮觀之除。濫予猶故也。固嘗省添差之數。而添差之恩。妄授猶昔也。佞幸之賜。得無有過度者乎。虛籍老弱之兵。得無有坐糜廩食者乎。節之於彼。而又節之於此。則民生之厚。庶乎其有自矣。今日之刑濫矣。不可以復峻矣。蓋亦謹按察之官。而使之加意乎。命官非不謹也。州

縣之間。責成案於胥吏。而長吏不以為意。付箠楚於獄卒。而獄官慢不知情。郡刺史足跡嘗一至於園土之門乎。監司之按行。又能盡得於一見之頃乎。謹之於彼。而復謹之於此。則好生之德。庶乎其洽民矣。捨是而曰八政脩而食貨自足。七教明而獄訟自息。臣恐未免於揖遜。揀焚之舉也。臣不佞。陛下召至闕廷。賜之清問。臣首以更化為陛下獻。次願陛下正人心。以美士風。定經制。以善民俗。次願陛下節財用。以厚民生。謹按察以省刑罰。以為更化之說。請復為陛下終始言之。臣觀藝祖皇帝為天下除大殘。致更生。兵不血刃。而天下歸戴。征伐既下。諸國必先已通。斂。獨繁苛。一以仁厚為本。大抵兵以不教為武。刑以不用為威。財以不費為饒。人以不作聰明為賢。此其立國之本意。而列聖守之。以為家法者也。仁宗慶曆間。承平既久。一時事類少弛。仁宗一旦振起之。不過於增諫。負。減任子。展磨勘。雖一二節

目之或殊。而大體卒不改易。故嘉祐之治。振古無及。社稷長遠。終必賴之。由此道也。臣以更化為獻。亦豈勸陛下以變更祖宗之法度哉。士大夫之媮惰者。從而振作之。王業之偏安者。思有以規恢而廣大之。萬事之積廢者。思有以作新而奮厲之。而不失祖宗立國之本意。則士風之日美。民俗之日醇。民生之厚。而刑罰之清。固有不期而致。則聖策所謂措國如唐虞。魏乎跨三五之隆。而無忠質文偏勝之弊。其策捨此將安在耶。陛下復策之於終曰。熟之復之。詳著于篇。朕將親覽。臣有以見陛下咨訪之意。益勤。而使臣等得以竭其愚衷也。臣不度愚賤。切有拳拳憂國愛君之忠。一旦得奉清光。條當世之弊。陛下所以問臣者。固已略陳於前。若天下大體之所繫。而國家安危。理亂之所從出者。雖聖策之所不及。而臣安敢有懷不吐。上負陛下詳延之意。敢為陛下畢言之。臣聞宰相者。朝廷之股肱也。臺諫者。朝廷

之耳目也。非有知人之明。不足以進賢退不肖。非有碩德重望。不足以鎮撫夷狄。非有不窮之才。不足以贊萬機之務。擇相而任之者。不可以不謹也。非有公忠之操。不足以排擊姦回。非有剛強之守。不足以肅清班列。非有高明之見。不足以裨益冕旒。擢臺諫而付之者。不可以不審也。苟曰以其久位。而姑以遷之。幸其無過。而因以任之。則何以稱其具瞻之望。起非常之功。專求州縣之下吏。搜索錢穀之細務。姑以應故事。而朝廷之闕失。國家之大議。有不敬言。則何以通幽隱之情。輔聖明之德。臣願陛下委任擢用之際。詳擇而審處之。疑之當勿復用。用之當勿復疑。必有以盡其才。然後可也。陛下愛惜名器。必無濫予之爵。然技術藝能之賤。或充斥於朝路。而官掖非泛之恩。或不厭於公言。可不有以節之乎。陛下親近儒臣。必無偏信之失。然是非毀譽之說。或間出於細微。而士大夫結托之私。或競趨於權要。

可不有以抑之乎。陛下誠於是而留聽焉。任宰相而重其股肱之寄。用臺諫以謹其耳目之司。惜名器以勵天下。戒偏信以示至公。則所以策臣四者之弊。特不過於事為之末。非聖明之所慮也。臣是以終篇之末。論次其大者以為陛下獻。若乃緝績故實以為有學。彫繪言語以為清新。臣不惟不敢。亦不暇。惟陛下赦其狂僭。而錄其區區。臣無任昧死。臣謹對。

袁詒友上言曰。臣仰惟陛下踐祚以來。虛心受人。廣覽兼聽。如堯之清問下民。舜之舍己從人。禹之拜善言。湯之從諫弗咈。殆無以過此者。委任大臣。深得垂拱仰成之體。咨謀臣下。無愧詢于芻蕘之風。仁心仁聞。出於天資。好善好賢。根于至性。本朝蘇軾嘗曰。有君如此。其肯負之。今臣下委質盛時。際遇明主。真千載一時之遇。倘不能以忠言嘉謨。確論至策。仰副陛下虛心顛治之意。則是有負陛下。豈特天

地鬼神得以誅之而已。臣竊惟今日之事。外若不足憂。而內實可憂者。其最大者有二。曰兵與民是已。民力日困。凡士農工商無一而不貧乏者。民為邦本。本固邦寧。今百姓外困於征輸。內困於衣食。仰事俯育。一無可恃。時平無事。未見其害。或有水旱之災。兵革之困。民力單弱。國無憑藉。變故百出。不可縷舉。豈不少思於閒暇之時哉。軍政日隳。凡伍符尺籍。其可用者。十無一二。故家宿將。零落已盡。紀律弊壞。人無鬪心。軍士飢寒。十戶九怨。上下相蒙。恬不遠慮。將帥驕懦。語戰縮首。一有緩急。兵窮無藉。將弱無策。安危之機。非意可料。豈不少思於無事之日哉。陛下虛已任人。有言必聽。臣下不於此時為陛下殫智盡慮。畢精竭神。思其為策能令可行者。以急先於兵民之務。使民力寬裕。邦本得以植立。軍政修明。緩急可以憑恃矣。此時而不為。是無時而可為也。臣愚欲望陛下先以民力軍政為重。下臣所奏。命侍

後臺諫卿監郎官帥漕二司各以聞見。凡寬民力。修軍政。害所當革。利所當興者。悉意畢陳。求其確然可行之策。毋為甚高難行之論。度今必可施行。而必有補於二者。不計項目多寡。詳悉奏陳。其修軍政一項。併令三衙帥臣條具。並各限一月奏聞。然後下之。宰執大臣。授其必可行有補於二者。於清閒之燕。次第敷奏。而施行之。毋責近效。毋憚小勞。毋怯浮言。使民力以寬。軍政以修。時平無事。則外內無患。或有緩急。有民可恃。有兵可役。相與維持。憑藉無一而不可為也。臣冒犯天威。無任激切屏營惶懼之至。

說友又上言曰。臣聞復古有道。得天。斯復古矣。得天有道。得民。斯得天矣。仰惟陛下憂勤萬幾。規恢廣大。宸衷宵旰。思集大勳。而籌計見効。殆未什一。是豈終不可為哉。臣嘗觀自古立大事者。必先於得民。民心既得。天意自順。天之所與。雖弱必強。天之所違。雖順必逆。天不

可以智得。而所以得天者。寔自斯民始。三代。天下。漢唐之初。大業載在方冊。其道可考。又豈待臣一一而縷舉哉。是故民力裕。則民心自得。民心得。則天意自悅。天意悅。則年穀自成。年穀成。則上下自足。上下足。則富國彊兵。惟所欲為。無不如志。此自然之理。必至之効。如形聲之相應。枹鼓之相隨。確乎其不能易也。陛下臨御以來。焦勞愛民。弗替朝夕。陰陽一有愆伏。則踈釋囚繫。如拯飢渴。臣寮一有奏陳。則旋即施行。常若不及。遇凶荒而賑給。因水旱以蠲租。陛下之於民。可謂無負矣。然州縣之間。多有視詔令為虛文。指生財為政事。縱倍克為舉職。矜羨餘為已功。習熟見聞。恬不知葷。所以上負陛下德意者。日以滋甚。臣請得而粗言之。夫聚人以財。固所當務也。然陛下豈欲使之脫民膏血。以媚公上哉。上供之外。朝廷初未嘗一毫有取也。凡今為州郡者。多立名色。巧為征取。屬邑之苗。命官量覆。必欲使

之出剝本州受納不問多寡必倍數而可充。又有胥吏無窮之須呈
樣浚官之費終歲動動僅足官輸反顧所儲已如垂罄而又廡為稅
目征取百端雖民間日用之物僅及數金悉皆收稅間有科稅典貼
敷納收金釵髮有征蔬菜有稅民間昏姻毆令市酒錙銖不遺無異
丐取剝膚椎髓民心嗷然外以為苞苴權貴之資不一而足內以供
谿壑止厭之欲以遂己私若民間之詞訴官吏之能否一切漫不加
問蓋有越月而不一聽訟者彼謂府庫之積方盛可以媒陛下之爵
祿曾不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豈為朝廷之福哉此州郡之害民
未能盡免也郡欲生財也則取之縣縣欲生財也則取之民上下相
迫勢必至此凡今為邑者懼州郡之欲出剝也則納苗之耗一歲一
增今固有小戶一歲而兩輸苗稅者矣懼州郡之欲折絹折綿也則
增益疋兩以為耗斂今固有和買稅絹綿耗視米耗者矣懼州郡之

欲和糶也則不以多寡科抑人戶今固有納三石而得一石之直者
矣懼州郡之欲催欠也則合零就整增益數目今固有以零合為零
斗以零分為零尺者矣又有無名之求興修之後科罰里正抑勸鄉
民其名苛細詎可槩舉官吏侈然為得計百姓赴訴而無繇此縣道
之害民未能盡免也部刺史澄按一道尤陛下之所寄耳目而導德
意者今也不然凡遇到任必首遣屬官遍行諸郡剗刷錢物過為數
目責令供認所至苛取一問名色悉歸本司州郡不堪其煩旋即取
之縣道上令下應殃及於民已放之欠復征未辨之輸預納私行科
折以取贏餘譬之心腹病於內而手足耳目欲其自佚於外不可得
此監司之害民未能盡免也商賈之稅各有定制諸司分隸亦皆有
則若取之以道商賈復何病哉今州縣間謂之稅場者苛取細征私
立稅額固有負千金之直而稅五百金者有僅及百金而過取其半

者。有士夫經由而發其箱篋者。有不五十里而兩為攔稅者。絲粟必取。如被寇攘。村落之間。強弱相勝。或瀕於死。朝廷豈得而盡知哉。此徒以負販為生。非此無以自活。而官司重稅。進退不容。舟車怨咨。溢於行路。此稅務之害民。未能盡免也。向者陛下軫念都邑。加惠小民。命臨安出公帑以償諸行之直。至今小民及此。手必加額。然臨安非它郡比。雖一日之間。所湏固已百出。稍積歲月。其擾諸肆。又甚於昔時。况年來土木之役。接踵而起。朝廷典禮。相繼舉行。凡所湏求。莫非臨安辦集。其間所用百物。悉科鋪戶。皆千百計。徃徃什未酬一。小民僅有儲備。一旦官司直取。略不敢以伸氣。生理零落。權輿在此。夫京邑。四方之根本也。今無故使諸行日迫窮困。浸以寒餓。恐非陛下加惠京邑之意。此臨安之擾民。未能盡免也。凡此五條。亦姑舉其大略。臣亦安得而備言哉。竊惟陛下方以大有為之志。慨念中原。力圖復古。

而臣乃以愛民迂緩之說以獻者。蓋民心悅。則天意得。天意得。則雖少康之一旅。光武之八千。天將并之以機會矣。臣伏讀太上皇帝聖政。嘗欲罷月椿錢。諭輔臣曰。朕欲養兵。全藉民力。若百姓失業。則流為盜賊矣。大哉王言。真陛下之家法也。臣願陛下洞照古昔興衰之理。仰則光堯愛民之訓。深憤州縣害民之久。力行仁政。以德人心。務寬民力。以悅天意。今州縣之間。已皆安於括歛矣。非陛下曠然大變。有以號召而勸沮之。則又不過為虛文耳。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德音。備及年來州縣害民之意。如臣前所陳者。播告天下。監司守令。丁寧懇惻。詳復而申戒之。具言自今。一以愛民為功。以言羨餘為罪。庶幾州縣少變舊習。亦使中外百姓。知陛下本不敢少忌如此。仍乞即賜詔旨。令侍從臺諫兩省官。各以留今何事為及民。何事為害民。條具可行者。奏上。陛下與大臣詳觀其說。言有可取。不以異議而見廢。苟

有非便。不為已行而憚改。如此則民心得於下。天意悅於上。未有得乎民不得乎天。得乎天不能復古者也。孔子論顓臾之伐。而先之以和無寡。安無傾。孟子論戰必勝。而首歸於人和。孔孟之言。陛下所敬。本朝蘇軾作思治論。謂能役衆可以北取契丹。呂公著上朝政疏。百姓安定。然後可以足兵食。禦外侮。惟陛下不以臣言為緩不切。寔天下幸甚。

揚萬里上奏曰。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。有神。而其屈天下也。有威。威藏於神。故其威不測。神行於威。故其神不狎。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。其力為至孤。立而不失其立。則治而興。否則亂而亡。其勢為至危。然以至孤之力。而天下附焉。以至危之勢。而天下憚焉。附焉則不離。憚焉則不抗。不離故孤者強。不抗故危者安。孤轉為強。而危反為安。則神與威在焉。故也。神去則天下離之矣。威脫則天下抗之矣。

天下離與抗。而後孤危之形始見。聖人之神與威。獨可頃刻脫而去之。而不執而留之哉。然則其孰為神。孰為威。聞之曰。表無當於裏。而裏非表。則不存。右無當於左。而左非右。則不全。物固有睽而合。殊而同。二而一者。是故淵非龍也。而龍之神在於淵。山非虎也。而虎之威在於山。何也。龍不淵而陸。虎不山而柙。則龍虎之神與威。不在龍虎。而在童子之尺筭矣。故龍不可離於淵。虎不可離於山。而人主不可離於柄。柄也者。人主之山淵也。歟。上執其柄。則神與威不在於下。下竊其柄。則神與威不在於上。觀柄之所在。而治亂見矣。執柄以明。用明以公。而害明者偏也。進退人才。罷行政事。號令之出納。賞罰之可否。此非人主之柄歟。是柄一去。則所謂人主者。人主之名存。而人主之實亡。惟天下之至明者。能便是柄在已而不去。夫何故。天下之至明者。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。未測其明。則其下必有以嘗之。否則欺

之。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。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。以探其上而幸其惑。是謂嘗。嘗而不動也。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。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。是謂欺。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。以俟其所嘗。而出晦以明。以破其所欺。彼狎吾之晦。而嘗者至矣。嘗則繼之以欺。然後吾之明一發焉。則剗然出於其所嘗之外。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。夫安得不服。則其柄宜誰歸。故曰。執柄以明。齊威王有焉。一人之明以合天下之明。合天下之明以為一人之明者。天下之公明也。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。一人之私明也。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。有一發而天下大服。則公與私之異也。然則其曷為公。不罰天下之所同賞。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。顯詢而陰求。衆問而獨決。顯詢而不陰求。則姦不召矣。衆問而獨決。則同者不欺。而欺者不行矣。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。而賞誅之。則明一用而天

下不以為察。故曰。明用以公。舜有焉。古之君失其柄者。皆暗者也。暗則失其柄固也。而愈明者。愈失之。何哉。明者多是而善疑。此偏之所從生也。明則偏矣。偏則不明矣。蓋恃者以明出於己為矜。而以明出於人為媿。疑者以親暱為可信。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。以明出於人為媿。則舉朝不敢有言。非不言也。言而莫之入也。以公卿大臣為可防。則舉朝不敢有為。非不為也。為而莫之行也。當是時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。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。而君子未敢賀也。何則。收於前而移於後。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。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。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。天下之人。但見今日行某事也。明日用某人也。而不知其所從來也。非謀之於左右也。非謀之於諸大夫也。非謀之於國人也。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。而盡識天下之人歟。或曰。此宦者之力也。或曰。此外戚之力也。或曰。此宿昔倖臣之力也。夫是

三人者。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。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。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。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。其初不疑其姦。其終禍其國。故曰害明者偏也。漢之元成。唐之德順。有焉。春秋傳曰。捨大臣而與小臣謀。楚莊王曰。無以嬖御士。嫉莊士。偏聽生姦。獨任成亂。鄒陽所以言於梁。兼聽則下情通。偏聽則下情壅。魏徵所以言於唐。少師亂隋。子翬弒隱。祿產危漢。朱异亡蕭。宗之何漢。唐數主之不悟也。今以主上之聖明。而躬攬天下之柄。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。雖然。漢成帝知惡石顯。而不知王鳳即顯也。唐憲宗知惡王叔文。而不知皇甫鏞即叔文也。非不知也。明於人而暗於己也。臣顛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。蓋當石顯王鳳裴玄齡王叔文用事之日。元老大臣之廢退。蓋有出其意者矣。姦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倖。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。蓋有忠臣義士拊之。不勝

而反被其禍者矣。此天子之柄所自移。而天下之亂亡所自出者也。陛下聖學高明。洞視萬古。讀之至此。以為是耶非耶。蓋於燕閒之餘。思漢唐羣小之禍。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。今日其無是事乎。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。其有是事乎。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。察之察之。又重察之。遠邪枉而親正士。則自宰執至於侍從。經筵臺諫館閣之臣。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。政事也。人才也。號令也。賞罰也。疑焉則以問之。是焉則以行之。非焉則以詰之。欺焉則以罪之。不一從。不衆違。則堯舜之聖。一武而至矣。豈若漢唐四君。盡踈千萬人。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。為虺必蛇。履霜必冰。臣不勝忠憤。萬里又奏曰。臣聞為國者。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。有敵而無暇。則其立也不固。而其應也不詳。非立之不固。而應之不詳也。欲固而無暇於固。欲詳而無暇於詳也。何也。有敵而無暇。則休息之日。常不加多。

而戰鬪之日常不加少。戰鬪之日多。故居者負擔以立。田者操兵以耕。而守者被介冑以臥。休息之日少。故有心不及運。有口不及議。而有智有勇不及施。夫如是。立安得而固。應安得而詳哉。天之生萬物者。春也。而生春者。非春也。日之明萬物者。晝也。而生明者。非晝也。春不能生春。則生春者。冬也。晝不能生晝。則生晝者。夜也。何也。冬者。天之暇。而夜者。日之暇。然則和也者。戰之暇也。歟。雖然。為國者。患無其暇。亦患有其暇。有其暇。而用其暇者。暇也。有其暇。而安其暇者。偷也。是故。暇能福人之國。亦能禍人之國。孟子曰。國家閒暇。及是時。盤樂怠傲。是刑。雖大國必畏之。此用其暇者也。又曰。國家閒暇。及是時。盤樂怠傲。是自求禍。此安其暇者也。越王會稽之役。請成於吳。吳以為真請也。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。是故。王女女于。大夫女女於大夫。士女女於士。句踐不耻也。輸以寶器。玩以女樂。句踐不愛也。惟不耻。故有

以復其所大耻。惟不愛。故有以保其所甚愛。會稽之栖耻之大也。社稷之存。愛之甚也。夫惟其小者無所耻。無所愛。故國中之民。疾者吾得以問。死者吾得以葬。富者吾得以安。貧者吾得以與。賞罰物備。吾得以審。車馬兵甲。吾得以具。夫是數者。得以盡。而吳固在其股掌矣。彼夫差者。方且疲於伐齊之行。驕於黃池之會。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。蓋越得其暇。而吳不得其暇。越用其暇。而吳無暇之可用。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。北齊與周。不兩立也。非齊併周。則周併齊。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。君臣謂一日取快。可設千年。至有無愁天子之號。周師之克晉州也。猶曰。小小交兵。乃是常事。故齊亡。陳之與隋。不並存也。非陳併隋。則隋併陳。爾而陳主恃齊人之交聘。君臣謂至氣在此。敵何能為。至於縱酒賦詩。而不輟。隋師之濟江也。陳主尚醉。守江者亦醉。故陳亡。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。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。

矣。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。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。惟支持強寇一事而已。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。所以關中興而起。太平者。皆未及也。非不及也。無暇於及也。今者講解既成。邊候不驚。是猶謂之無暇歟。有暇矣。而廟堂之議。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。又不及焉。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。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。何等事耶。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。將未忘中興之計。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。若曰。偷朝夕之安。則齊陳之禍。可以懼矣。孟子之言。可以倣矣。若曰。未忘中興。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。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。而有意者何議也。臣但見今日出令曰。申明條法而已。明日出令曰。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。不知天下之事。猶有大於此等否耶。抑亦深謀密議。天下不可得而見耶。臣甚懼焉。昔晉武帝臨朝。惟談平生常事。而不及於國家遠畧。何曾知其必亂。王導辟

王述為掾。既見。首問米價。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。今日之施。得無與談常事同米價者類耶。夫無暇則憂。有暇則休。天下之事。百變如雲。萬轉如輪。一旦敵人又動。則又曰無暇。臣不知紀綱法度教化刑政之具。所以關中興起。太平者。何時而可議哉。詩曰。淇則有岸。隰則有畔。今欲治而茫無畔岸。臣欲不懼得乎。

萬里又奏曰。臣聞天下之不治。非起於莫之舉。常起於舉而莫之隨。舉而莫之隨。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。一政之出。一令之行。十人聽而一人不聽。宜未害政令之流行也。而政令之不行。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。夫何故。十人聽一人不聽。則十人者必觀夫一人者。觀之者。試之也。試淵以綆。試刃以堅。而試十以一。一者不聽。而上不問。則十者之聽。亦將反而為不聽。古之聖人。必有以杜天下之觀。以弭天下之試。以齊乎天下之聽。夫天下且相與觀而莫之見。試之而莫之測。則天下之聽。安得

而不齊。天下之聽齊。則吾欲前而前。欲却而却。欲左而左。欲右而右。惟吾之為無不隨者。當此之時。天子患不舉爾。舉而大有為焉。夫誰我禦。今天子非無神聖英武之資。非無開中興起太平之志。然五年之間。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。求強而得弱。求治而不得治。此其病安在哉。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。先身而後君。莫肯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。搢紳士大夫甲可乙否。各求其說之勝。而上之人不知所定。三軍之士。天下之民。玩習於偷惰。雖作之而不起。令之而不從。是故天子有其資而無其扶。有其志而無其應。一舉而天下不隨。則自罷而已矣。此豈非中天下之觀。墮天下之試。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故歟。然則何以致天下之齊。將有以齊天下。必有以得天下。將有以得天下。必有以變天下。小變則小得。大變則大得。小齊則小得。大齊則大得。齊。方歲之新。乾坤之曩。溫動植之寧止。豈不可樂哉。而一坐笑談未

竟之間。或失色於迅雷之驟。驚慢者肅。伏者興。句者達。天地造化之政。今發於頃刻。而遍於四海。莫敢或玩。而違之者。變而得。得而齊也。玩而不變。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為治。湯繼夏。則變夏。夏之政。禹之遺也。武繼商。則變商。商之政。湯之遺也。後之言治者。必曰不復三代。則不可。而湯也不復禹。而變禹。武也不復湯。而變湯。是二聖人者。豈捨彼之成。從我之矜者耶。變之者。復之也。湯變夏之政。而湯之治。復乎禹。武變商之政。而武之治。復乎湯。非復而何。期於治。不期於政。要其是。不邇其異。故湯武一變。而天下得。然而更新。陛下蓋繼光堯者也。繼光堯而變光堯可乎。非變光堯也。自變其變也。且光堯曷嘗不變。異時治極而弊亦極。紹興之初。一變而純用元祐之政。以作天下之偷。故風采凜然。至今使人興起。其後權臣柄朝。恭己既久。一旦赫然黜姦黨。收威令。以還朝廷之尊。故破強敵。授聖子。出於一日之獨

奏議卷之五十一
斷。而天下不知其所自來。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。則光堯之所以
變之之方。獨得而緩也哉。變必有要。要必有先。今之變。其孰為要。孰
為先。聞之曰。法不必行。不如無法。人不任責。不如無人。今天下之大
患。不在於法之太詳。不在於賢人君子之不衆。而
在於人才之太多。何者。法備而不必行人。多而不任責。故也。然則今
日之事。欲一舉而變之。盡欲刊其法之繁。以必天下之從。一其人之
責。以閉天下之遁。而後天下可為也。昔者唐虞象刑。而夏后肉辟三
千。漢高祖約法三章。而武帝增至三百五十九。夫以法之繁簡。而較
其功。夏之治。宜過乎虞。而高祖之治。宜不及乎武帝。而乃不然。則法
果在於備乎。晉范文子有功而歸。則曰。郤克之教也。臣何力之有。至
庾亮敗於張曜。而商融言於陶侃曰。將軍為此。非融所裁。周公曰。惟
王有成績。而梁武侯景之禍。蓋生於朱异也。异不職其咎。而使武帝

歸之時運。夫古之君子。歸功於主將。而後之君子。歸過於主將。古之
君子。歸功於其君。而後之君子。不任其過。而使其君自任其過。人之
不肯任其責也如此。今也。無歷代之憲。承列聖之制法。不可謂不備。
法備而不治。則非不備之罪也。備而不必行之罪也。科舉任子之所
取。軍功之所奏。動以千計。才不可謂不多。才多而不治。則非不多之
罪也。多而不任責之罪也。臣何以知法備而不必行法之說。曰。若之
私鬻者。其罪流。民之不飲酒。不如葷。而習妖教者。其罪死。夫罪至於
流。與死。不為不重矣。而鬻私茗。不肉食者。不止也。何也。有重法。無重
刑。有重刑。無重罪也。非無重罪也。不勝其重也。非不勝其重也。不勝
其衆也。衆則難於重。重則難於必。且夫。以銖兩之茗。易錐刀之利。則
執而流之。至於小民。以貧不能自存。則絕肉味。以求一糲之飽。則又
執而殺之。以情而言。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。必不忍之心。生。則必

不行之法見。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。則曰上之法皆然也。法者驅天下之具也。其具廢則其驅弛。有急而求其從。其誰從之。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。人之情固有所欣。有所憚。宅清顯而享豐腴。此其欣也。應紛擾而當危難。此其憚也。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。以招天下。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。捐之以所欣。蓋將屬之以所憚。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。以邀其所欣。既得其所欣。則避其所憚。無事之時。服章焜煌。步武虛徐。天子出而臨之。雖虞之野無遺賢。周之濟濟多士。未足喻也。然寺監者曰。吾曷不臺省也。郎曹者曰。吾曷不侍從也。侍從者曰。吾曷不宰執也。宰執者曰。吾曷不二。十四考中書也。階巒倖以進。名曰捷徑。挾諂曲以進。名曰稱旨。植黨以進。則名曰客。聚斂以進。則名曰才。朝攘夕爭。患失而憂不得。一何勇也。至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。天子呼某人而問之。則曰。臣何足以知之。又呼某人而委

之。則曰。臣何足以奉明詔。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。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。又何怯也。惟其勇於彼。是以怯於此。而朝廷不悟也。且豈有身為上宰。而天子使之將兵禦敵。則以親病辭者。天下有緩急而宰相尚不可使。則他人安得而使之。使之則曰。彼實為宰相。予焉能戰。臣愚欲深詔有司。刑法今之細而不急者。大而不可行者。重複而可以弄者。如太祖皇帝時。法度簡而要。明而信。設者必用。存者必行。不與天下為戲。庶幾天下之可驅。天下雖無事也。不測而擇一事大。而且難者。詢之衆。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為之。避而不為。則誅。如唐太宗之斬盧祖尚。為而敗事。則誅。如舜之殛鯀。則天下之怯。可以一變而為勇。夫天下之人可驅。而天下之怯。皆勇。則國可強。而敵可取。關中興起太平。臣心了然。見其易易爾。

